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3844 v.1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目錄

卷一

后

周褒姒

密康公

魯敬嬴

晉驪姬

宗

周王子克子頹

周襄王大叔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王猛敬王子朝
魯括
魯季孫肥
晉太子仇成師
晉知瑤
宋穆公
衛急子壽朔
鄭共叔段
曹負芻

官

齊豎人貂
齊宿沙衛
宋伊戾
宋寺人柳
晉寺人披
吳閽
邾閽

倖

晉筮史
衛夢卜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曹公孫彊

奸

晉羊舌鮒

楚子重子反

楚費無極

楚子南

卷二

弑

魯桓弑隱公

魯共仲弑子般閔公

齊無知弑襄公

齊商人弑舍

齊崔杼弑莊公

齊陳乞弑荼

齊陳恒弑簡公

宋萬弑閔公

宋鮑弑昭公

晉趙盾弑靈公

晉欒書弑厲公

卷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弑二

楚商臣弑成王
楚圍弑郟敖
楚比弑靈王
吳闔廬弑僚
衛州吁弑桓公
陳徵舒弑靈公
鄭歸生弑靈公
蔡般弑景公

逐

魯季氏出昭公
魯季氏出哀公
衛孫林父出獻公
衛孔悝出輒
鄭祭仲出昭公

卷四

亂

周王叔陳生
魯家臣
齊欒高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魚石
宋華氏
晉欒盈
晉趙鞅荀寅范吉射
楚鬬椒
楚白公
衛齊豹
鄭臣
盜
魯盜
晉盜
鄭盜
卷五
鎮一
齊桓公
卷六
鎮二
宋襄公
晉文公　秦穆公
晉文外傳

卷七

鎮三

楚莊王

晉景公

卷八

鎮四

晉厲公　悼公

晉平公　楚靈公

卷九

鎮五

吳闔廬

吳夫差　越句踐

卷十

戰

齊魯

晉

楚

衛

鄭

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戎狄
卷十一
名臣
晏平仲
公孫僑
鮑叔牙
鬬子文
樂喜
范蠡
季札
子臧
介子推
卷十二
禮樂
方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目録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一

門人 [illegible]

弟 唐正之 編次

後學 鄭漵

弟 唐立之 校正

后

周褒姒

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目録終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一

門人 [illegible]

弟 唐正之 編次

後學 鄭激

弟 唐立之 校正

后

周褒姒

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旣齓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大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迯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求之申申人弗畀王伐申申繒與西戎會以伐周

密康公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敬嬴

文公十八年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宣公長而屬諸遂遂欲立之惠伯不可遂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遂殺太子惡及母弟視而立宣公遂以君命召惠伯其宰

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冉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宰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遂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晉驪姬

莊公廿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廿四年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三年君必不患廿五年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居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廿六年士蔿爲大司空遂城絳以深其宮廿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有寵欲立以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昔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且其兆

曰挾以銜骨兆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故曰銜骨齒牙為猾大口三五口紀三辰宣五行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既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公之優曰

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罷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

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

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果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閔公元年晉侯作貳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泰伯不亦可乎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 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

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巳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大
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
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
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
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
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
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
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

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
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
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
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
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
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
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申生曰不可
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

告我權又有廿言焉言之太廿其中必苦譖在中矣
君故生心雖竭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
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
言益起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
之善其志益廣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
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
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
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
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

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歌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菀已獨集于枯里
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
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
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
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
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
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
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

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
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益固其謀彼有成
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
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
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廉長廉以爲
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
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
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旣與中大夫成謀遂以君命
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
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
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大子子辭君必
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
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
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
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晉侯使士蔿
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
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
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
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

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
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
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遂出奔翟僖公六
年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
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初驪姬立
爲夫人生奚齊史蘇朝告大夫曰亂本生矣今君臧
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
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
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君子曰知

難本矣奚齊立爲太子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
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
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
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
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
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
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克又以告
丕鄭丕鄭曰子勉之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

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
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
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
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特以驪姬之惑蠱
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
之殺無罪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心中
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
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于諸侯且爲援庶幾曰
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
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
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丕鄭許
諾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荀息有焉里克既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
秦秦人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立將殺里克以
説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
大夫矣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
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丕
鄭聘於秦故不及後歸自秦冀芮殺之其子豹奔秦

宗　周王子子克子頹

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莊公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周襄王大叔帶

僖公八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桓公與諸侯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子帶召伊洛之戎伐京師秦晉伐戎救周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廿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

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廿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師還又即衛鄭人伐滑王使人如鄭請滑鄭伯怨惠
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
不聽王命而執其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
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
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
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
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
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
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
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
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
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

姦無乃不可乎天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子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后王替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頽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子帶以隗氏居于温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鄭伯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廿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子帶于温殺之于陽城

周王猛敬王子朝

昭公廿二年王子朝（子朝景王庶長子）賓起（賓起朝傅）有寵于景王王與賓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起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劉獻公卒無子單子立劉蚠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靈王景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楊單子逆王猛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奔於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靈景之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

遂次於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
工於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
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
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
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於
郊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己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
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
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氾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人
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廿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
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師告閒庚戌
還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
午王子朝入於尹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
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
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
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於是敬
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廿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
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
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

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於鄔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京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廿五年夏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廿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
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
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
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
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
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廿九
年三月巳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尹固之復也有
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
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三十二年秋八月與劉文公
欲城成周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

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
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
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
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
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
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
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
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
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

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且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牟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

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五年吳入楚
王人殺子朝於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
人將作亂於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
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於
姑蕕辟儋翩之亂也七年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單劉
敗尹氏於窮谷單伯逆王晉籍秦送王王入於王城
而後朝於莊宮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
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哀公三
年晉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相攻周劉氏晉范氏世爲
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
殺萇弘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
獻公而立成公

魯括

魯武公以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
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
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敎
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
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武公卒戲立是爲懿公魯人殺

之立括宣王伐魯立孝公稱

季孫肥

哀公三年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桓子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肥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人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晉大子仇成師

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

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莊公十六年曲沃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于是盡併晉地而有之

知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845 v.2

知宣子躒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爲韓魏所滅唯輔果在

宋穆公

隱公三年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穆

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棄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衛急子壽朔

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子黔牟惠公奔齊莊公五年諸侯伐衛納惠公也六年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鄭共叔段

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公子吕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曹負芻

成公十三年曹宣公從晉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曹公子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有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宦

齊寺人貂

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長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無虧孝

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桓公初管仲且死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

宿沙衛

襄公二年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鄹叔紇臧賈師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十八年晉敗齊於平陰齊師奔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隊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獲殖綽郭最十九年靈公立公子牙爲太子而廢故太子光徙居東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爲少傅靈公疾崔杼逆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而立之殺公子牙莊公即位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

宋伊戾

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

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宋寺人柳

昭公十年宋寺人柳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晉寺人披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奔蒲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僖公二十四年文公既入即位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
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
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巳丑晦公宮火呂
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二十五年晉侯
降原問原守於寺人披以畀趙衰

吳閽

襄公二十九年祄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邾閽

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
之杖以敲之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
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
於牀廢於爐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
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倖

晉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衛夢卜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曹公孫彊

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奸

晉羊舌鮒

昭公十三年羊舌鮒叔魚攝司馬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侯以邾莒之訴執季孫意如既而欲歸之盂椒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韓起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孟椒待禮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

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二十八年晉祁奚子盈盈之家臣祁勝與鄔臧通

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晉殺祁盈及叔向之子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食我食我始生姑視之及堂聞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楚子重子反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君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伐魯爲楊橋之役使巫臣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七年初莊王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黒要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黒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十五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十六

年晉敗楚於鄢楚殺子反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楚費無極

昭公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平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

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二十年二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二十一

年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朱之叔父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東國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二十七年楚平王卒吳乘楚喪而伐之圍潛楚師救潛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子惡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弒其君楚師聞

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囊瓦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中廄尹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何如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去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於國謗言乃止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晉范鞅求賂不得而辭蔡侯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

楚子南

襄公五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

弒一

魯桓弒隱公

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四年秋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羽父使賊殺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彖共仲弒子般閔公

莊公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弟）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乙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

齊無知弒襄公

桓公十八年春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來奔

齊商人弑舍

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秋齊人定商人爲懿公十八年齊人弑懿公初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朴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爲惠公

齊崔杼弑莊公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弱無咎子盧高氏邑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
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
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
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
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十月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
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
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國氏邑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
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十
八年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於内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棄命専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佐子
國弱勝弟來奔王湫佐黨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襄十九年齊侯娶於
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
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
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
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専黜諸侯而以難
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
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
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
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
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慶封圍高唐
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
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二十三年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
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左翼曰啓牢成御襄罷師
狼蘧疏為右胠右翼曰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
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
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武子杼諫曰不可
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
之弗聽陳文子須無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
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

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

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行[illegible]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嬖人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公黨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私人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險阨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無與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

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封之子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公孫竈 公孫蠆）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須無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愼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冬

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須無使召之請曰
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乃使歸慶嗣封族聞之曰禍將作矣謂慶封速歸禍
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
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
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
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
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
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蒲
盧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
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
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
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

夷末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高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昭公四年秋七月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伸圖朱方八月甲申

克之執齊慶封而盡㓕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先是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

齊陳乞弒荼

齊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晏子數諫公弗聽昭公二十六年公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已而嬰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僖子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夏高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家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

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高國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來奔（晏嬰子）八月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子我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陽生子）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陳乞使其妾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亡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

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冐淳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齊陳恒弑簡公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敬仲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

此其在異國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無宇始大於齊其後亡也陳乞之子成子恒得政哀公十四年成子復修僖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子

我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巳巳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逆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逆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
四人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
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
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
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
道於弇中(狹路)適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
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
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
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
讐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
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
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
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田常既弒簡公懼
諸侯共誅之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
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

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
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
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
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至曾
孫和遂簒齊

宋萬弑閔公

莊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
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
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
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
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
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一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
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
御說爲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
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
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
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
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
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宋鮑弑昭公

文公七年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
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
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
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
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
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
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
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八年宋襄夫人襄
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
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
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
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
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十六年宋昭公庶弟
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
上無不饋貽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
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
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
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

子朝爲司寇礽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其子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鮑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宣公三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晉趙盾弒靈公

文公六年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趙衰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

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
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
法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
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即狐
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懷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
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
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
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公子雍之母
杜祁以君故讓偪佶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
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
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
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
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
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
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

左氏約編卷二

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遂敗秦師於令狐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闘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
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
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
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晉欒書弒厲公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伐秦將事不敬孟
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
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
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四年衛侯饗郤犨甯惠子
殖相郤犨傲甯子曰郤氏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
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五年晉
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其子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
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
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六年鄢陵之戰晉侯使郤至

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范文子欒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其父胥克郤缺之廢也郤缺廢克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

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

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郤錡郤犨於其位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

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晉厲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趙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十

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
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晉人殺厲公邊人以
告魯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
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
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
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
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
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
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
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393847 v.4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

弒二

楚商臣弒成王

僖公三十三年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患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文公元年夏楚子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十年夏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

楚圍弒郟敖

襄公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公元年楚令尹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既聘將以衆逆鄭人不許伍舉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入逆而出遂會諸侯盟於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

謂矣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
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彊以克弱而安之彊
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
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
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
可久已矣六月楚令尹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
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
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
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

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公子圍之弟右尹公子比出奔晉宮廄尹公子黑
肱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於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
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
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
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
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
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
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羇齒無

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子圍即位為靈王

楚比弒靈王

昭公二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一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滅蔡於是城陳蔡不羹（即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司馬督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十三年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

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鬭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
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成然皆王
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
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觀起爲楚康誅死之死也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臣今事蔡疾者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公子比於晉公子黑肱於
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
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

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
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
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
公子比公子黑肱棄疾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
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
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
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定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而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子革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申無宇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

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成然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
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卜尹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
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
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子告
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
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
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
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
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
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
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
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
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
哉

吳闔廬弑僚

成公十五年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
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
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襄公十四年

諸樊巳除喪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勿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死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二十九年餘祭死餘眛立昭公十五年餘眛死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爲王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王僚使光伐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又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子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鱄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

野以待鱄諸之事二十七年冬楚平王卒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命而待吳公子掩於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衛州吁弒桓公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

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巳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

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
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王覲爲可
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
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
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石宰醜涖
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
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
之謂乎

陳徵舒弑靈公

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
衵音日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
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
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
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鄭歸生弑靈公

宣公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子宋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宋而弗與也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宋子宋往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蔡般弒景公

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而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逐

魯季氏出昭公

襄公三十一年太子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十一年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
親祖不歸也大蒐於比蒲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
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
恤喪不忌君也君不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
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二十五年春季平子庶叔
季公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曹氏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亥從謂曹氏勿與
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
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
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

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國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
命猶可動必憂夏有鸜鵒來巢師己曰異哉吾聞文
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
鸜鵒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
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公亥
兄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
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公鳥妻季姒
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公鳥妹秦遄
之妻曰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平子弟

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平子弟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亥怨平子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子臧爲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亥獻弓於昭公子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其弟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鷧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

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
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
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
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
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
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
徒釋甲執氷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孫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
公於野井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
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
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
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

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

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初臧昭伯如晉從弟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内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冬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卒於曲棘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季氏之家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積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

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景公從之二十七年公至自齊處於鄆諸侯會於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鞅取貨於季孫謂宋司城子梁衛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

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歎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
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
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
鄆鄆人將爲公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
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
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
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冬公如齊景公請饗之子
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
宰獻而請安公子慭　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
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

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
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
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
侯處於鄆景公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
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
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
衞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
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其子公
衍羔裘使獻龍輔王於景公遂入羔裘景公喜與之

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公爲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晉定公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

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於乾侯趙簡子鞅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

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

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昭公弟定公）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塟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冦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季氏出哀公

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荊（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

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衛孫林父出獻公

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文子林父林父出奔晉十四年衛侯如晉厲公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

歸厲公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衎之母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

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
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
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
子皆殺之子展獻公弟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
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
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
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
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
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
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
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
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
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
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
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

拜大貺辱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
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
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
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
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惠子殖相
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
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
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
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晉悼公問衛故於中行偃對

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
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
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諸侯冬會於戚謀定衛也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
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
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
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二十年冬衛
甯惠子疾召其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

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餘而巳不來食矣甯喜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入於夷儀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儀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

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甯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甯喜曰雖然弗可以已孫

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嘉襄林父子）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孫襄傷甯子出舍於郊襄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剽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夏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以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齊景公鄭簡公為衛侯故如晉平公兼享之平公賦嘉樂國景子相景公賦蓼蕭子展相簡公賦緇衣叔向命平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武武以告平公平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平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冬十二月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不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儀爲卿

衛孔悝出奔

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夏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入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圉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寗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寗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巳閉矣季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悝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

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肸告于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疾太子疾使五人輿豭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
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
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
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
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
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
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鄄入般師出初莊公登城以
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
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

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
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
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
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
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
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
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二十五年五月庚辰
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褚師比襪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

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
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
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
政公使侍人納公文要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戊氏
以其帑賜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
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
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
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
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
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

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
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
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
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
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
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公文要知之見公孫彌牟
請逐揮彌牟曰無罪要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
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
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

信弗内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宋樂茷納衛侯彌牟欲納之公文要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彌牟使王孫齊私於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彌牟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遂卒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鄭祭仲出昭公

桓公十一年鄭昭公忽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突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十五年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魯宋衛陳會於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十七年初鄭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十八年齊襄公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魯莊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厲公自櫟入綏告於楚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十六年厲公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8428 v.5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

亂

周王叔陳生

襄公十年十一月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説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
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
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士匄曰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
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
以相王室

魯家臣

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字公鉏長而愛
悼子紇欲立之訪於家臣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
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武仲紇紇
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
獻臧紇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紇降逆之大
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
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爲不軌禍
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
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
左宰孟孫惡臧紇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秩庶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
弟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
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
應巳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
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
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
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
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
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巳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
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
在鑄臧紇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
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

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
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
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
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
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
居其孟椒乎齊莊公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
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

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
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
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四年初叔
孫穆子豹避其兄僑如之難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
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
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
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
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僑如奔齊餽之僑如曰魯
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

又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齊大夫公孫子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丙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

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見仲見於公也）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家臣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季氏家臣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

以塟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塟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毁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伍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塟鮮(不以壽終曰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塟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弗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

南遺昭子婼即位朝其家衆曰竪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竪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其父莊叔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於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十二年季平子如意立而不禮於費宰南蒯南蒯謂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公子慭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小且告之故先是叔孫

昭子婼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昭子更受三
命叔仲小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
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
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
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小故叔仲小南蒯公
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免以
費叛如齊慭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
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
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

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
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
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
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
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
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

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齊大夫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虎梁懷不狃皆季氏家臣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

莅季孫桓子斯行東野及費不狃爲費宰逆勞於郊
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
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歜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
寅大詛逐公父歜奔齊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
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執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
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
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趙簡子曰魯人
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

取入焉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
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以爲政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
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
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桓子弟季寤及公鉏極
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
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
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

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其子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處父在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處父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季寤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

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
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
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
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
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蔥靈喪車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州仇公若藐
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叔孫家臣公南使賊射
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
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
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
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
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
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
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
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
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司寇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齊欒高氏

襄公二十九年六月齊高止與宋司徒華定見知伯司馬侯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高止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宋華定出奔楚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爲高氏之難故高豎（止子）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昭公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平公平公謂之少齊七月少姜卒三年五月晉韓宣子起如齊逆女公孫蠆（即子尾高氏）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祕宣子爲平公聘少姜也見子雅（子雅公孫竈欒氏）子雅召子旗（雅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尾子）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矣之雖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齊公孫竈卒大夫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

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
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焉姜其危哉八年七月齊
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其宰梁嬰而立子良之宰
子尾子高彊也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
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
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
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
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
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

惠懋不懋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
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年齊惠欒高氏皆耆酒
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
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
子良醉而騁遂見鮑文子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
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

而後入公卜使大夫王黒以靈姑銔公旗名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子旗名高彊即子良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桓子召子山八年公孫竈曾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成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景公母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九月叔孫昭子婼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與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於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宋魚石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宋共公卒於是華元爲右師魚
石爲左師蕩山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
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
爲少宰蕩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
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
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
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
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
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

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
華元使止之不可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
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
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
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十八
年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
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
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
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要道)逞姦而攜服毒諸
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
恤之秋宋老佐圍彭城冬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
安彊自宋始矣晉悼公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
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孟獻子會於虛朾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
於諸侯而先歸會楚襄公元年圍彭城彭城降晉晉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宋華氏

襄公十七年宋華閱卒其弟華臣弱其子皐比之室
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向
戌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
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
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
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
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狂犬)

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叔孫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昭子曰然則華向也汏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司徒華定右師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群公子拘向勝向行於其廪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彄向宜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大司馬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

而攻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華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二十一年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

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貙黨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貙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貙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貙及黨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邑

大夫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師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妵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更也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

脣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迋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二十二年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

家備盡往公知之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
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
敢不承命不得左師魋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
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
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
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
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
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親

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魋司
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之不與
也祗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向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
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
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
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
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
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先是定公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奔陳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晉欒盈

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欒懷子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妻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盈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宣子殺其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董叔邴師及叔
向之弟羊舌虎叔熊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
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
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

覺者也乎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
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
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
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
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

大澤實生龍虵彼美余懼其生龍虵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

侯出諸轘轅冬諸侯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

言於齊莊公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守曲沃大夫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393849 v.6

沃人欒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
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
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
舒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舒之父魏絳於下軍舒私
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
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
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
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句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
懼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
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
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
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匄子范鞅逆
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
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
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
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
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
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之門外督戎從
之踰隱短牆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
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
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
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
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
之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宋是年齊侯伐晉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

晉趙鞅荀寅范吉射

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衛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十三
年晉趙鞅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
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鞅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
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
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午子趙稷及
午臣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
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
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鞅曰先備諸趙鞅
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
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鞅不可七月范氏中行氏
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
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躒躒欲
以爲卿韓簡子不信與荀寅相惡魏襄子曼多亦與
范昭子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
代之逐范吉射而以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
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

使睢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入於絳盟
於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
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
也討於趙氏躒使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二子既服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於荀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既服其罪矣敢以告荀伯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

安于於廟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
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
歌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晉人敗范中行氏之
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哀公元年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八月齊侯衛侯
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
取棘蒲趙鞅伐朝歌二年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罕
達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
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

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執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將戰王良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王良

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聲公名勝)亂從晉午(定公名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鞅喜曰可矣傅

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鞅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鞅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三年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

也四年齊陳乞衛寗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悼之四年晉荀躒子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鞅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

而傻故韓魏反而喪之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吉射使爲柏人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六年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楚鬬椒

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其子鬬般爲令尹越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鬬般而殺之越椒爲令尹已爲司馬越椒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蔿賈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莊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澨秋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滸越椒射王汰輈(過車轅)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車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

聚於邧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邧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焉邧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楚白公

哀公十六年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建請行而期焉建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

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

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賢大夫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公子啓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賊盜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衛齊豹

昭公二十年衛靈公兄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靈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

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七月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鄭臣

襄公七年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

奔而立之八年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
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
孫惡出奔衛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
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
其執政之三士乎諸侯伐鄭己酉師於牛首初子駟
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
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
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
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

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
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
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刦鄭公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子駟之子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
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國
之子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
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

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
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
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
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五年鄭尉氏司氏
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子産及子耳之子伯
有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春公孫
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
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
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

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
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
請而歸之襄公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
而起楚師以去之冬楚師侵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
不克而還十九年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其族子
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
孔而分其室子革之父子然與子孔宋子之子也子
良之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

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
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
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産爲卿襄公二十二年十二月
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丁
巳其夫攻子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販子良而立
其弟大叔游吉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
苟請舍販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
無昭惡也襄公十三年鄭良霄名伯有太宰石奐猶在
楚石奐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
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
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
不猶愈乎楚人歸之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
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
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
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
伯有氏三十年春子産相鄭簡公以如晉叔向問鄭
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
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

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公孫子晳（即黑）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産就直助彊子産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産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順我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産入癸卯印段入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子子晳族）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産子産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産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之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於子蟜公孫蠆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揮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馬師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晉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罕虎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鄭公孫段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

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昭公元年夏鄭大夫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
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
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
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
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
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
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
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
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
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
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
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
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
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
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
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
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

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印黑之子）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秋七月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子孔之子公孫洩及伯有之子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成
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
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
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
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
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
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
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

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
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
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
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
也使從嬖大夫十九年鄭駟偃卒偃娶於晉大夫生
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
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
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
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
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

假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族私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盜

魯盜

襄公二十一年春邾大夫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盜

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獻狄俘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鄭盜

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澤盡殺之盜乃少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850 v.7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五

鎮一

齊桓公

莊公八年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及無知弑襄公既而雍廪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管仲

於是既作内政以寓軍令十年春公敗齊師於長勺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十二年宋萬弑君十三年齊宋陳蔡邾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公會齊侯盟於柯始及齊平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刧於壇曰反侵魯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十四年單伯齊宋衛鄭會於鄄宋服故也齊於是始霸十五年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十六年諸侯伐鄭宋故也冬齊宋

陳衛鄭許滑滕同盟於幽宋地鄭成也十七年夏遂人殲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二十四年齊侯以女弟哀姜妻莊公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闘梧為旆闘斑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齊侯至魯獻戎捷三十二年秋魯莊公卒弟慶父弑子般季友奔陳齊立閔公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齊仲孫湫來省難公及齊侯盟於落姑以復季友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二年慶父弒閔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於是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定僖公冬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龍滑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公子頑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公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謀救鄭也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秋齊宋江黃盟於貫服江黃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三年四國復會於陽穀謀伐楚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三年徐人取舒四年春初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至是齊侯以魯宋陳衛鄭許曹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
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
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
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
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
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
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
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
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
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
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
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齊人及
江人黃人伐陳討不忠也五年諸侯會于首止是時
王子帶將奪嫡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王

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
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
楚令尹子文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
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六年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楚子
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侯將許男以見楚
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
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
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
從之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於齊盟於甯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
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
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
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
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
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
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

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
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
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八年諸侯盟於洮謀王室也
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九年宰周公
齊魯宋衛鄭許曹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
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

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
受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
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十年晉獻公卒里克殺子卓及奚齊齊侯
討晉亂及高梁使隰朋會秦師立惠公而還十一年
伊雒之戎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黃人不歸楚貢
冬楚人伐黃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

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滅黃十二年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十三年諸侯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十五年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諸侯盟於牡丘救徐也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十六年會於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十七年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公與管仲屬其子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五公子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桓公乃棺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八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秋八月葬桓公立孝公而還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曰夫管夷吾嘗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

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請諸魯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還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

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賓胥無輔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辯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財　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

君君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

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内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能禦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議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

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正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敎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又親問焉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貨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頫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

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請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之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率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

與諸侯勠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累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

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個諸侯之使垂

槖而入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稍寛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阨塞要山戎衆翟據者）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兵朝服以濟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

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覇立桓公見管仲能立為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説以遠方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桓公四十一年管仲卒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仲為謀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

修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公之覇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富侔公室有三歸塞門反坫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爲侈管仲旣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3851 v.8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鎮二

宋襄公

僖公八年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宋襄庶兄子魚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十九年宋襄公既敗齊師遂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曹邾盟於曹南鄫子會盟於邾宋公使邾文公執鄫子用之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

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
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
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得死爲幸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
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二十年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
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

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
子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
侯會宋公於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
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薄以釋之子
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
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
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
已弗聽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弗重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二十二年夏五月宋襄公茲夫卒傷於泓故也

晉文公　秦穆公

僖公九年里克既殺奚齊卓子於是里克及丕鄭使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
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
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
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
郤稱亦使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
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
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
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
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

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
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
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告於秦穆公秦穆公許諾
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
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
明曰君使縶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窴謀知
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
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
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

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

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䆁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難急也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

梁而還討晉亂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替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

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晉侯入而背內外之賂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其子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

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
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
昏何以長世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
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
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
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八月
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
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
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
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
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十五年晉侯之
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武獻之族）晉
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
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
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
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
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
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敎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
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
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
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
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
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
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

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
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
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秦穆公
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
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逐之恐搆諸侯以
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
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
重之子思報父之讐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
孰不患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
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

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
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
不可乎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
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
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
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
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
告呂甥且召之呂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
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

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
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
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
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
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
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
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
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
人十月晉呂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
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

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子圉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

敎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納之先是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饗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

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

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正月晉大夫欒郤等皆不與懷公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爲内應者甚衆秦伯發兵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重耳出亡凡十九年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公宮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乎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

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嫡子而己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晉侯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

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二十五年襄王避子帶之難出居於鄭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若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

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乎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

亡茲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於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秋秦晉伐鄀楚鬬克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鬬克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鬬克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叔戍之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告急於晉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

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魯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公子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
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
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
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
爲戎右宋使人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
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

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
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
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
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
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越椒請戰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

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人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

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
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
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
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
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
師馳之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

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
敗而懼使人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
徒兵千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策命晉侯
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
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從命受策
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
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子玉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

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

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冬會於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於王所丁丑諸侯圍許許不服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瑕公入祀先君

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
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
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君舍鄭以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
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
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
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
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
待命於東鄭人逆以爲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
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冬狄圍衛於帝丘三十二年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晉侯學讀書於胥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晉侯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

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
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鎛
擊鎛蘧篨蒙璆戴磬侏儒扶盧緣戈秘爲戲矇瞍修聲聾聵司
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
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冬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
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
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
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

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
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
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
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
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
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
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
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

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

晉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是時穆公釋楚囚鬭克使求成於楚文公元年楚成王弑子穆王商臣立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狐鞫居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

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秋楚師圍江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四年秋楚滅江晉侯伐秦圍新城以報王官之役五年楚人滅六六年秦穆公卒秋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

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之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十二年秋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

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

勳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
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
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十三年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
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士會在秦賈
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事
外且由舊勳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士會能賤
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
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
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

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
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
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
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852 v.9

晉文外傳與前記事同而文有詳[illegible]故並存之以見內外傳手[illegible]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爲然狄季隗一節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

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內傳只一句）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

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氏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

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內傳上載一入過衛）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述）（內傳不載）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武族唯晉寔昌晉亂公子寔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
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
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
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骿脅欲觀其
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
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
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
貳焉僖負羈饋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
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
內傳不載
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
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親愛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
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
也國君無親以國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
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
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
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
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
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
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
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

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
公曰晉公子亡（內傳不載）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
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
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
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
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
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
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

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偃伯行之子也實生
重耳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豐一也同出
（與內傳有異同）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
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
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
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勠
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
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
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
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

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與內傳文全同）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傳之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參此節）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

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
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內傳不載）
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
故不敢以禮致之懽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
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
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
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
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
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
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
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蟜氏
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
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
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
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
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
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
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
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
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如何

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如何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從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

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

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傳不載）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

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封也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內傳不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

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次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於絳即位於武宮戊申刺懷公於高梁初獻公使寺人內豎勃鞮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於屏內困予於蒲城斬予衣袪又為惠公從予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余於伯楚勃鞮字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與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

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
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管仲賊桓公
而卒以爲侯伯乾時之役申孫矢名之矢集於桓鉤鉤
近於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
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余舉戾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
乎於是呂甥與郤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
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
遽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
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驛自下脫會秦伯於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城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
上秦伯誘而殺之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
從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
內傳文同
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居者爲
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
者以告公遽見之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
缺季隗介推兩事
秦伯納衛三千人寔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
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
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

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耈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
欒郤百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
食力工商食官阜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
不匱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氾使來告難亦
使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
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
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
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缺上偃事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於草
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
次於陽樊右師取昭叔於溫殺之於隰城左師迎王
於鄭王入於成周遂定之於郟王饗醴命公胙侑公
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
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欑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
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
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
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
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
放敢私布之於吏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
又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

而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為大政〔從綱〕郤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內傳不載〕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遂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使

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以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帥齊秦伐曹衛以救

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君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強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

有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
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
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
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
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戰鬬直爲壯曲爲老未
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
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
欲止子玉不肯至於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善
以德勸文公誅觀狀以代鄭反其埤鄭人以名寳行
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
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
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詞而死
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
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
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
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
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勿殺厚爲之禮而
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
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
歸既復其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
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
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
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
之使爲下軍大夫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3853 v.10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

鎮三

楚莊王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靈公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十年楚子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

孟諸十四年楚穆王卒莊王立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也十六年楚子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楚子左抱鄭姬右抱秦[illegible]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楚子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是歲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棃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窻(窻戢棃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尪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楚武王父)所以

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實逐
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
於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
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宋人弒昭公
晉荀林父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
文公而還宣公元年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
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與焉陳靈公受盟
於晉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棐
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

乃還於是晉侯侈宣子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二
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
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
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
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秋九月晉
靈公弒成公立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次於雒觀
兵於周郊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乃去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四年楚殺鬬椒五年楚子伐鄭鄭未服也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七年鄭及晉平冬盟於黑壤八年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晉侯與諸侯會於扈討不睦也

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晉景公立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孔寧儀行父奔楚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子與諸侯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祖子夏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靈公子在晉申叔時使於齊

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鄭旣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十二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 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

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水變澤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先縠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謂林父曰縠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楚莊兩翁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

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敀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二山在滎陽縣）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楚先君）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潘尫楚之崇也潘尫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先穀荀首曰括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

無㴱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縠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好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中脊）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潘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縠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爲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
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
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師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
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

郤克曰待諸乎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教）之脫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荀罃（首之子）荀首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魏錡之房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荀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輜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

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

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

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十四年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荀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宋公違命申舟抶其僕以狥）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申舟子）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

貌釆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
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
會楚子於宋宋使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
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云高下在心川澤納
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
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
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

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
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
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
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申舟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
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
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十八年楚莊王卒子共王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荀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荀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晉景公

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十八年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公元年齊將出楚師以伐我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頃公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門焉龍人囚之頃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於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
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
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
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克
景公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
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
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
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

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頃公使請
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頃公曰大夫之許寡人之
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
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
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公曰余姑翦滅此而後
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
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
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解張曰師之
耳目在吾鼓旗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
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其父
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
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
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

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
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
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
父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
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頃公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頃公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頃公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頃公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

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士燮後入士會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士會曰吾知免矣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士燮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初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

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
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
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
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
公爲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於
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
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
紝皆百人成公子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
蜀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
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
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
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
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景公使鞏朔
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
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

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鎭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三年齊頃公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景公享頃公頃公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從之晉遂遷於新田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3938856 v.11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

鎮四

晋厲公　悼公

成公三年晋景公會諸侯伐鄭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汵敦之田晋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决也五年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故鄭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使人請成於晉秋鄭伯及晉趙 同盟於垂棘冬
同盟於蟲牢鄭服也六年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以
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欒書書將許之
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
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
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
者衆或謂欒書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
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欒書曰善鈞從衆夫善
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七年
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軍楚師囚鄖公
鍾儀獻諸晉八月晉與諸侯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
盟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楚人以重賂求
鄭鄭伯會楚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
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
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景公
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

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子重而夕於側子反也不知其他公語士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晉景公使糴茷如楚報公子辰之使也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太子班奔許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景公有疾夏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殺公孫申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書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
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
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
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十
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
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
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
免得乎楚子侵鄭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書
欲報楚韓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冬晉士爕
及魯齊宋衛之大夫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十六年

楚人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遂伐宋衛侯伐
鄭至於鳴鴈爲晉故也晉厲公將伐鄭士爕曰若逞
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
俟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
師欒書將中軍士爕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
皆乞師焉書子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
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

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士燮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書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士燮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士燮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趨進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士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
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
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
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
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
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
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

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
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
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
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
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郤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魏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魏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

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　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以救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可不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七年夏五月鄭太子髡頑爲質於楚楚公子成戍鄭公會尹武父單襄公及諸侯伐鄭楚子重救鄭諸侯還冬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十八年欒書荀偃程滑使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悼公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悼公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君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

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士會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欒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御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

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
謗言所以復霸也宋魚石入於彭城以叛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師救宋師於靡角
之谷楚師還諸侯會於虛朾謀救宋也襄公元年仲
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
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齊太子
光為質於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
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晉師
自鄭以鄫之師侵楚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
援楚師救鄭侵宋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
成公卒諸侯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
以偪鄭荀罃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
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於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
大夫皆會荀罃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夏諸侯同盟於雞澤楚令尹子辛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楚人以陳叛殺子辛無終子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龢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其利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五年九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公子囊為令尹范宣子匄曰我喪陳矣楚人討二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
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晉會諸侯於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子囊圍陳晉會於鄬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
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
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群
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八年春鄭師
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産不順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
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
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
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
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
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
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
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
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

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荀罃使行人子員

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卽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九年秦景公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

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
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
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
匄門於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
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汜令於諸侯曰修器
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
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荀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

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於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國公子嘉公孫
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
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
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
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明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春晉與諸侯會吳子壽夢於柤六月楚子囊鄭子耳圍宋衛侯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師侵衞楚令也諸侯伐鄭師於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旣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圍鄭
觀兵於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於亳士匄曰不慎
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
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諸
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行
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於

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
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
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鄭人使良
霄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
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楚人執之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
鄭也十三年楚共王卒康王立十四年春諸侯之大
夫會吳子諸樊於向為吳謀楚故也夏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

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絳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欒黶弟曰此役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3855 v.12

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
致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
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
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
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
汏乎對曰然欒黶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
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
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
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十五年晉悼公卒子平公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平公楚靈公

襄公十八年齊靈公數伐魯中行獻子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平公會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大夫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平公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

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
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亦舍兵
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
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
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
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
其御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
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
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

子和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
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十九年平公先
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
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病目出大
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荀吳可二
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士匄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欒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
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士匄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范宣子匄爲政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宿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先是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令尹子庚子庚弗許楚康王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子馮帥銳師侵費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

東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二十年夏諸侯盟於澶淵齊成也是時齊靈公卒莊公立二十二年晉徵朝於鄭子產辭焉秋晉以欒盈之難會諸侯於商任又會於沙隨錮欒氏也欒盈奔齊自齊入曲沃齊侯伐晉晉人殺欒盈於曲沃二十三年齊莊公伐衛自衛將遂伐晉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二十四年士匄為政諸

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以規之乃輕幣齊莊公既伐晉而懼使陳無宇乞師於楚晉會諸侯於夷儀將伐齊以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諸侯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公孫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

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
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師還二十五年
崔杼弑莊公平公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齊人以莊公說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平公以
宗器樂器平公許之秋七月諸侯盟於重丘齊成也
趙武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二十六年秦伯
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
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
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朱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
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
侈能無卑乎城郟之歲齊大夫烏餘以廩丘奔晉襲
衛羊角取之遂襲魯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
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士匄卒諸
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　爲政乃卒治之武言於晉
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
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
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平公使

往二十七年胥良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黒肱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
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
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
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
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
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歸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
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以與爭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二十八年九月鄭游吉如晉告朝於楚以

從宋之盟子産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
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産曰大適小則爲
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
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
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
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禍其
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

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孫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爲

宋災晉趙武會叔孫豹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

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
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
乙未入逆而出遂會諸侯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
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
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於師徒不頓
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
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
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
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
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
甲辰盟是年楚圍弒其君郟敖而自立是為靈王四
年楚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許之夏諸侯如楚魯衛
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

伯先待於中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蔡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圍朱方八

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五年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

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辱韓起薳啓彊諫之乃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六年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以責之是歲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晉境平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

國君乎公說乃逆之八年石言於晉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是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秋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滅陳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十年晉平公卒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

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
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
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
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楚師在蔡晉荀吳
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
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
會於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
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
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
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周惡矣晉人使狐父請

蔡於楚弗許十二年晉昭公以齊景公晏荀吳相投
壺晉侯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
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士文伯謂荀吳曰子失辭吾
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
弗來矣荀吳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
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
出十三年楚靈王弒平王棄疾立晉昭公既成虎祁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
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

平丘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乃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

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同盟於平丘齊服也是盟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魯君不與盟晉人執季孫如意而歸之子服惠伯私於荀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

與大賞共伐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云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荀吳告韓宣子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立魯昭公自晉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三十年晉頃公卒定公立六卿益彊定公七年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八年齊國夏高張伐魯西鄙晉士鞅趙鞅救魯魯會晉師於

尾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
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
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
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
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靈公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
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
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
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

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
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
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
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九年秋齊
景公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
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
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
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
驂之靳（車中馬）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

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裘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十四年冬十二月晉入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又敗鄭師反范氏之師於百泉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93856 v.13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九

鎮五

吳闔廬

成公七年晉申公巫臣使於吳乃通吳於晉馬陵之會吳入州來用巫臣之謀也十五年晉與諸侯會吳子壽夢於鍾離襄公十二年壽夢卒子諸樊立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十四年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

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
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
楚公子宜穀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城郢君子謂子囊忠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舒
人叛楚二十五年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
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
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
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以其私卒

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
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楚滅
舒鳩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
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
墻以射之卒弟餘祭立使季札聘於上國二十九年
餘祭弑夷昧立三十一年夷昧使巫臣子屈庸孤聘
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
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

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
啓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
雖有國不立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十七年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
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
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
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
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二
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
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
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
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
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
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
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
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
右掩於師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
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
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吳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
吳人而啓之十月甲申吳太子入郹取楚夫人與其
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
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
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
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二十四年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
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師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
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二十六年楚平王卒子昭王立二十七年公子光弒
王僚而自立是為闔廬三十年吳子問於伍員曰初

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

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子繁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蔡滅沈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伍員言於闔閭

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闔閭聽之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
師蔡侯因之以其子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蔡侯
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
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
毁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
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
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
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
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
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
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
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
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處尾奔陳己卯楚子取其
妹季羋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
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
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
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
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
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
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
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於以背

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羋以從由於徐蘇而從
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
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
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
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
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
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
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
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

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

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十月楚子入於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

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二帥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哀公六年吳伐陳楚子師於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公子

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淮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

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率常可矣

吳夫差　越勾踐

昭公四年冬十月吳伐楚入棘櫟麻(楚東鄙三邑)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即今夏口)五年冬十月楚靈王以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於瑣(常壽過得稱人被騷強也)三十二年夏五月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晉大夫史墨曰不及四十年(存忘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定公五年夏五月越入吳吳在楚也十四年夏五月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吳郡嘉興縣)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行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越大夫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茍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吳郡太湖中山）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積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於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

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
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
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
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
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
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
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
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
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
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
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
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
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
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七年夏公會吳於鄫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
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

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夷鴻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

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
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
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
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
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
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
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景伯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
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九年齊悼公乞師於
吳以伐魯既與魯平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
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
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齊人弒悼
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
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吳城邗溝通江淮冬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
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
而安民乃還十一年齊國夏帥師伐魯戰於郊齊師

敗績夏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樓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

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

尋盟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莊公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

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
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
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
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公孫彌牟尚幼
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
矣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六
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
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彌庸見
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

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
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
庸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
於幕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
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
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
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
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公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

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

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

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二十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鞅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二年冬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

焉能事君乃繼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亨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之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

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
者人之所卒也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
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
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
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
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
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
不已以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
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
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

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
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
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王左右之君以越國之罪爲
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
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
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
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
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
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
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

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我攻而勝之吾能
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
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
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
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
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
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
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

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
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
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
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
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庫實民衆殷無
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
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
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
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
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稑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

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彰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是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就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豕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埋葬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病貧苦

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毋早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

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而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而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九月舊刻）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蓺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

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
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
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
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
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
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
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
民不戒越大夫種乃昌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
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
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
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
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
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
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
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
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
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
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
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
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

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疾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揜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

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矣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

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
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
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
大夫苦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
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
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
戰乎王曰可矣王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
造於國門之外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
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
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

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
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
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
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
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
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
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
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
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
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乃令於

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歸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歸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

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瞀之
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
若巳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
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
接龢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
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
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
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
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
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

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
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
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
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
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
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
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
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
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

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同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

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范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3857 v.14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

戰

齊魯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
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夏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
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昭公二十六年齊景公將納昭公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
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
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
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
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車
從野洩射之中楯瓦繇朐（過車軶）汰輈（擊車轅）匕入者三
寸（匕矢鏃也）野洩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
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
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
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
之季氏之臣冉豎射陳子彊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
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

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魯林雍羞爲顏鳴
右下齊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
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音拳一足行而乘於他車以歸
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定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
弱弓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
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
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二月公侵齊攻廩
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

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
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
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哀公十一年齊國書
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
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
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
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入（昭公子公爲）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

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務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昭公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陳書伐之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陳書書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晉

僖公二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既而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復許晉晉圍下陽滅虢虢公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荀息取璧與馬而歸於公公曰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

已長矣

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

士匄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

爲右生秦不茲事仲尼

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䳸鞮歸

楚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

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
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
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
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
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
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
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
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閒季梁
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

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
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
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
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
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
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
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
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

師不克闘廉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
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十一年楚莫敖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
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闘廉曰鄖人軍其郊必
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
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闘志若
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有
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
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
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
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
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人諜之三巡數之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闘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
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
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設備乎夫因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
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
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
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
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群帥
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年春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孑戟也以伐隨將
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
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
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
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
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
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
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
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

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譽息媯之美）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僖公廿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

衛

僖公廿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廿五年衛人伐邢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燬滅邢

鄭

隱公六年鄭人侵衛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仲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

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
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
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
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
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爲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
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
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
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
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仲勞王且問左右

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
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
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
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
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
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
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
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
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

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襄公廿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禦諸門陳侯使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飮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戎

隱公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軍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莊叔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生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於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荀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狄會於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

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以潞子嬰兒歸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五荀吳之嬖人不克即卒斬以狥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808 v.15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

名臣

晏平仲

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及事靈公莊公景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晧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

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五年崔杼慶封弒莊
公晏子枕公股而哭之崔杼立景公元年慶封與崔
杼有郤崔杼自殺三年田欒鮑高共攻慶封慶封出
奔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歡說其納
邑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使晏子請
繼室於晉晉人許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
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
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
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
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
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
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咻之其愛之如
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初公欲更晏子
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
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
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
何貴何賤於是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

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
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
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六年陳鮑攻欒高
氏二十六年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
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
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公曰
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
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
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
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
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
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

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顧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人多矣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田於沛旣還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肉魚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歌九風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

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於國公念自傷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禳之若何對曰無益也而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今怨者已衆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怨乎時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耻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卒有子曰圉

公孫僑

鄭公孫僑字子產簡公元年鄭人欲媢於晉使子產之父子國及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十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三年盜殺子國子產攻盜殺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衆十二年子產始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

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初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宗蔑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巳又
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
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程鄭卒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
日吾見蔑之面而巳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嘗問政
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以入
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
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十九年楚人及秦人
侵鄭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
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爲國秦不其然
君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二十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
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

勇齒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
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於是楚師入於南里墮其城
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
歸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
六月如陳涖盟是年駟帶殺良霄子皮授子產政子
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
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

十四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
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曰
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以是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
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
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
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
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
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
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
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
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
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
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
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士匄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
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匄謝不敏
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
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
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
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
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

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
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
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
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
是以能為鄭國二十五年楚令尹公子圍來聘且娶
於公孫段氏子產使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從容者請墠聽命令
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
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共公之廟而來若野
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
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
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
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
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是年公孫黑與
公孫楚鬬子產放公孫楚於吳晉侯有疾公使子產
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沈臺駘為問子產對之辯
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
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
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
年子產殺公孫黑二十七年公如楚子產相楚靈王
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二十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遂合諸侯
會於申子產相鄭伯先在焉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
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

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向
戌與子產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向戌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是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
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或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
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
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
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
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

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聘於晉晉侯
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逆客私問焉對曰以
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
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先是鄭伯如晉公孫段伯石相甚
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
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
拜稽首受策以出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
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

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爲其復取之之故公孫段既死子産爲段于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産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

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晉之塟平公也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塟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三十六年簡公卒定公元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産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既而尋盟

晉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晉人許之晉韓宣子來聘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藉手以拜六年子產為鄭火故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

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火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

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少止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及聞子產死

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産云

鮑叔牙

齊鮑叔牙齊大夫公子小白傅也初襄公在位不恤國政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無知搆難公子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爲桓公桓公立取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言於公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

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負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故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仲之力亦鮑叔左右之也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愈困窮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

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

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仲卒隰朋亦卒公卒委政易牙豎刁開方而齊遂亂

鬬子文

楚鬬子文伯比子㓜昔敖娶於䢵生伯比若敖卒伯比從母畜於䢵通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毁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方是時齊桓公覇江黄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

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
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
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
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
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緼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
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
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
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
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弟子
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

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
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
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
子鬭般爲令尹越椒與蔿賈譖鬭般殺之而居其位
旣又惡蔿賈復殺之遂處於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
穆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於皐滸椒敗遂滅若敖氏
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
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恥

王時爲鄖公

樂喜

宋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平公五年華羽與樂轡子蕩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羽於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時爲司城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宋災樂喜爲政使伯氏司里大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大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初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悲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朦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皐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

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及向戌之議偃兵也既會諸侯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

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僩而捄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范蠡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筴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

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
致產数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
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
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
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
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
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
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
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
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

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
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
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
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
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
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
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
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
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
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

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
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
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
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
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柰何莊生曰獨以
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
使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
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
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
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
固未也初爲弟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
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
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
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
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
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
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而施
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
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季札

季札號延陵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於是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其後穆子有竪牛之禍）請觀周樂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感
其言遂因陳桓子納政與邑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
舊交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
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自衛如晉
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
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林父逐君出奔在戚）懼猶不足
而又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在

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
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
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札初使過徐徐君
好札劍弗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乃解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
死尚誰與乎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
心哉十七年餘祭卒弟餘眛立既餘眛卒又欲授札
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眛之子僚爲王諸樊之子
光以爲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

即不受國吾當立及札使於晉光乃使人弑僚而自立是爲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子臧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之庶子也魯成公十三年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子臧庶兄使子臧逆宣公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皆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曹宣公既葬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亦將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諸侯皆賢子臧請於晉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子名會二年會以事忤公遂出奔於鄭以待公命公久而不召遂自鄭出奔宋故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能盡去國之禮也

介子推

晉介子推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為公子出亡從者五人既歸而即位群臣多自以為功推竊恥之文公之元年秦送文公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亡要文公而與之盟時推從在船中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文公新立周宣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告急於晉文公方發兵是以賞從亡者未至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已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

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
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
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
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上天四
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
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
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
中封之以爲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柳下惠

魯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爲士師三黜
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
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
喜犒師受命於禽以往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
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

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以為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文公六年大事於太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將躋僖公於閔公上焉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夏父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或踰也今將先禰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

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是時臧文仲爲政於魯知下惠之賢而卒不能用孔子嘗議文仲爲竊位云初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云亦近耻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蹈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知妾知之也乃誄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閔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爲誄云

子貢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善爲説辭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説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

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内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内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

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
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
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
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
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
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
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
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
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
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

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
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
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
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
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
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子貢曰吳
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
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
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
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

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
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
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
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
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
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賴
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
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
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
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

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
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
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
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
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
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
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
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
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
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

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化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597859 v.16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

禮樂

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蟄啓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門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右吉禮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公薨於小寢即安也文公二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昭公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

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塟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襄公十有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僖公四年許穆公卒於師塟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僖公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

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塟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

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
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
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
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
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
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
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
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
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
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
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
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襄公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
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
唯卿爲大夫 右喪禮
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
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

幣於社伐鼓於朝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
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
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
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
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
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
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

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
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
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
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
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
之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
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
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不害

昭公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産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redacted]公[redacted]年宋災樂喜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遂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守令司官巷伯儆宮一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産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

産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車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桓僖親盡而廟不毀乎

襄公三十年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襄公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昭公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襄公十九年諸侯同圍齊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成公九年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莊公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

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
侯不相遺俘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六年秋大閱
簡車馬也右軍禮
[redacted]公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
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不以禮假人
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
相禮殽烝士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士會曰季氏而
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
之禮也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
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
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
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
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
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定公十年夾谷之會齊侯將饗公孔子謂梁丘據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隱公七年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成公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

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右賓禮

桓公六年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文公四年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莊公二十四年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隱公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右嘉禮

昭公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
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
感實生疾今鐘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
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
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
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
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
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
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
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
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
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
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

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方技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既而宋鄭果饑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其衛鶉火鶉尾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

昭卒

昭公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莅事乎既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昬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

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二十年春王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玆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彌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巳甚亂所在也自是皆如其言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

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先是楚靈王成章華臺召諸侯而落之昭公將行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卒如楚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

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襄公三十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昭公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其知之矣

昭公八年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

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昭公十年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邑姜齊大公女晉康叔母古婺女爲既嫁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後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

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
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redacted]公[redacted]年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
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
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
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
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
職貢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
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右占候

哀公九年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
史趙史墨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
利於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
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
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
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
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
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

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公孫寧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公孫寧吳由於遂固敗巴師於鄾故封寧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楚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襄公九年成公之母穆姜薨於東宮初穆姜淫叔孫僑如欲廢成公已而僑如出奔穆姜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僖公二十四年秦伯召晉公子重耳於楚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惠公卒秦伯納公子及河董因迎公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
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
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
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蕃
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
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
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
之君無懼矣公入即位於武宮
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
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
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
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後婤姶生子
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
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
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
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
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
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
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
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

得君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右卜
公　年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内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起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將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

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卒於曲棘

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未有立焉公遊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立啓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皇非我使狗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宣公三年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

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
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
而卒 右夢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
相人也見其子二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
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
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
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昭公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於戚視下言徐叔向曰
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
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
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
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
守氣矣 右相

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

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昭公元年晉平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illegible]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

而[illegible][illegible]淫則生內熱惑
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
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
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
[illegible]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
吾是[illegible]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
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
[illegible]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
禮而歸之是歲趙文子卒諸[illegible]叛晉十年平公薨右[illegible]

左氏始末卷十二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名氏宋卷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